

Mérimée

Carmen La Colomba

卡门 高龙芭

WINSHARES
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

[法] 梅里美 著

李玉民 译

华夏出版社
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!

Carmen La Colomba

Mérimée

卡门 高龙芭

[法] 梅里美 著

李玉民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卡门 高龙芭 / (法) 梅里美著; 李玉民译. —北京:
华夏出版社, 2007.9

(外国文学名著文库)

ISBN 978-7-5080-4348-7

I. 卡… II. ①梅… 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法国—近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
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6189 号



出品策划

网 址 <http://www.xinhuabookstore.com>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

卡门 高龙芭

作 者 [法] 梅里美

译 者 李玉民

责任编辑 郭 宇

特约编辑 张 兰 周 轶

美术编辑 陈 辉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 100028)

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mm×965mm 1/16

印 张 22.25

字 数 395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80-4348-7

定 价 1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边缘的神话

李玉民

梅里美（1803—1870）的小说非常好看，一个半世纪流行至今，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。它们吸引读者的一个突出特点，借用流行的字眼，就是富有“刺激性”。梅里美和雨果、巴尔扎克都是同时代人，当时在文坛上也是齐名的。从作品的数量和深度来看，如果把雨果、巴尔扎克的著作比作“大型超市”的话，那么，梅里美的小说就是“精品小屋”了。

梅里美仅以其《卡门》、《高龙芭》、《伊勒的维纳斯》等十余种中短篇小说，就跻身大家的行列，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。仅就《卡门》而言，1847年一发表，便成为经典之作。而经比才作曲的歌剧《卡门》，又成为西方歌剧经典中的经典，久演不衰，与小说并举双赢。

梅里美的小说篇幅不长，数量又不多，而且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，也远远比不上雨果、巴尔扎克、司汤达的作品，却能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，成为梅里美现象，这就值得仔细探究了。

我看梅里美小说所产生的印象，大抵可以借用《卡门》中这样一段话来描述：

“敲响晚祷钟的几分钟前，一大群妇女欢聚在高高的河堤脚下，没有一个男人敢混迹其中。晚祷钟声一敲响，即表明天黑了，等到钟敲最后一响，所有女人便脱光衣裙，进入水中。于是欢叫声、嬉笑声响成一片，真是沸反盈天。男人都站在堤岸上面，眼珠瞪得要冒出来，观赏那些浴女，但是却看不真切。然而，暗蓝色的河面上朦胧浮现的白色身影，足能引起有诗意的头脑浮想联翩。而且，只要略微想象一下，也不难把那看成狄安娜和仙女们在沐浴……”

这种现象，既不像看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中的一幕幕悲剧那样真切，也不像看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的一场场表演那样清晰，而是朦朦胧胧，雾里观花；望见那白影憧憧的浴女，恍若狩猎女神和仙女们在沐浴。换言之，就仿佛在异常的时间、异常的地点，看到异乎寻常的情景，如同神话一般。

如同神话，又不是神话，至少不是神界的神话，而是发生在人间的神话。但又不是发生在人间的正常生活中，而是发生在人世的边缘。

读几篇梅里美的小说就不难发现，他本人虽然生活在主流社会中，却让他的小说人物远离巴黎等大都市，远离人群密集的场所。他这些故事的背景，虽不能说与世隔绝，但大多也是化外之地、梦想之乡，是社会力量几乎辐射不到的边缘地区。

例如《查理十一世的幻视》的怪诞故事，发生在十七世纪的瑞典，时空都很遥远。《勇夺棱堡》的战役则远在俄罗斯，其余的故事也都是在西班牙、意大利，甚至是在浩瀚的大海上展开的。至于马铁奥大义杀子，高龙芭设计复仇，全是科西嘉人的所作所为。须知在当时，科西嘉岛刚从意大利并入法国版图不久，全岛自成一统，有自己的语言、文化和习俗。总之，有一种独特的科西嘉精神，是法兰西文明的化外之地，就连法国本土人，在岛上也归入四等公民的外国人之列。岛上大部分荒野丛林，高山峻岭，还受着原始强力的控制。

原始的强力，这正是梅里美所偏爱发掘并描绘的。他在《伊勒的维纳斯》中写道：“强力，哪怕体现在邪恋的欲望中，也总能引起我们的惊叹和不由自主的欣赏。”不过，性格的原始动力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已经异化了，只有到社会的边缘、时间的边缘去寻觅了。

因此，梅里美的第一篇故事，就塑造了马铁奥·法尔科恩这样一个铁汉，一个传奇式人物。他住在强盗出没的丛林边缘，浑身涌动着江湖义气，什么问题都以刀枪解决，是一个受绿林好汉敬重，军警也不敢招惹的豪杰。可是，偏偏他的独苗儿，他寄予极大希望的十岁的儿子，为贪图一块银表，出卖了被军警追捕而受了伤的一名强盗。马铁奥得知实情，不由分说，亲手处决了年幼的儿子。

支配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的原始冲动，不仅任何社会力量和秩序都限制不住，就连亲情也无法遏制。这是不能以现代人的目光来判断的事情，既新奇又神奇，对现代社会中过着平庸生活的人们，恰恰极富刺激性。

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谈到，梅里美十分厌恶一些作家为愉悦公众，剖析在自己身上泛滥的半真半假的感情，“漫无节制地满足庸俗群众的低俗趣味的好奇心理”。梅里美则有意向流行的趣味挑战，选取同现代文明社会尽可能没有联系的题材。

梅里美不愿意像巴尔扎克那样，描述大家都熟识的周围的生活现象，而是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边缘去寻找稀有事物，寻找具有发聋振聩的冲击力，能让多愁善感的市民热血沸腾的奇人奇事。他正是沿着这种取向，舍规弃矩，自成方圆，又塑造出高龙芭、卡门这两个神话般的女性形象。

如果说像马铁奥这样的汉子，受原始动力的驱使，做出惊天动地之

举还不足为奇的话，那么两个美得出奇的女子：一个科西嘉姑娘、一个吉卜赛女郎，也做出了石破天惊的事情，就不能不叫人叹为观止了。

高龙芭是个村野姑娘，但是拿小说结尾时一个农妇的话来说：“那位小姐长得多美，可不是一般！我敢肯定，她长了一对毒眼。”所谓毒眼，即目光能令人着魔。高龙芭的这双毒眼，正是她那颗复仇女神的心灵窗口。她这一生，仿佛只有一个目的：为父报仇，除掉仇家。为此，她千方百计迫使她哥哥奥尔索，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退役军官就范，终于借奥尔索之手，打死了仇家的两个儿子。最后那个仇家，一个当村长的老律师，因承受不了打击而疯了，她还是不放过，要亲自去看看他受痛苦折磨的悲惨相。

在高龙芭看来，社会、法律、文明、道德，既然不能为她报仇，就全都毫无意义。她一生只干了一件事，一件大事。杀父之仇一报，今后是生是死就无所谓了。

这种性格的原始动力，比生命还重要，谁敢碰一碰就要倒霉，甚至可能同归于尽。

与高龙芭带有野性的美不同，卡门的美带有一种邪性。“她笑的时候，谁见了都会神魂颠倒”，美色和她的巫术、狡诈一样，都是她的武器。她靠美色将唐何塞拉下水，成为强盗和杀人犯。唐何塞骂她是“妖精”，她也说自己是“魔鬼”，“越是不让我干什么事儿，我就越急着干”。她不再爱唐何塞时，唐何塞怎么哀求，甚至拔出刀来相威胁，也都无济于事。卡门绝不求饶，连讲句假话应付也不愿意，她中了两刀，“一声未哼就倒下去”。卡门我行我素，不择手段，蔑视和反抗来自社会和他人的任何束缚：“宁可把整座城市烧掉，也不愿去坐一天牢。”哪怕拼了性命，她也要维护个性的自由，保持吉卜赛人的本色。

梅里美笔下的人物形象，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，远非典型人物，为什么在文学史中还占有鲜明的地位。说起来情况比较复杂，这里仅仅指出他们有个突出的共同点，都率性而为，一意孤行。非洲酋长塔曼戈将同胞卖给黑奴贩子勒杜船长，在醉酒中甚至把妻子送给人家；酒醒后追上贩奴船反而身陷魔窟。于是，原始的暴力与文明的暴力，在海上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再如唐璜，他不是单纯的生活放荡，而是以其放荡向整个社会挑战，向宗教挑战，还直接向上帝挑战。他们受原始动力所支配，表现出来的狂热激情，具有毁坏的力量，往往轻易地毁掉自己的梦想、自己所爱与希望（杀子杀妻），甚至轻易地毁掉自身（唐何塞、卡门、塔曼戈），连命运也视同儿戏。他们极其自然的举动，在世人看来就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了。

因而，梅里美的这些故事，大多充满血淋淋的场面，冷酷无情的毁

灭，不知惨死了多少人。不过，梅里美并没有把这悲剧题材写成悲剧，至少没有写成真正意义上的悲剧。

悲剧的命运，都是由社会、宗教（或其他信仰）、自然力造成的。悲剧人物的悲壮之美，正是体现在他们同其中一种力量不屈不挠的抗争。如《悲惨世界》的主人公冉阿让，由贫困和社会的法律造成不幸，他在苦役犯监狱度过前半生，出狱后化名才得以回归社会，还受尽追捕、屈辱和误解，但仍然不懈地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，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化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标准像，完美地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使命。

然而，梅里美笔下这些人物，根本不肩负任何使命，与世人所诠释的命运无涉。他们处于人世的边缘，游离于社会之外。他们处于现实和神话的边缘，现代文明和原始野蛮的边缘，犹如荒原的野草、丛林的杂木，随生随灭。他们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无所谓悲剧不悲剧，无所谓意义不意义，不能以常人常理去判断。他们有的只是生命的冲腾与勃发，以及生命所不断呈现的炫目的光彩，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神话。每个人物都是唯一的，并没有社会代表性。卡门就是卡门，高龙芭就是高龙芭，马铁奥就是马铁奥，就连伊勒的维纳斯，也是独一无二的，不可复制或者克隆。《伊勒的维纳斯》中的叙述者，要临摹这尊雕像的头部，怎么也把握不准那神态，这不是令人深长思之吗？

神话人物都是生命的原始动力的产物，梅里美小说人物洋溢着原始的动力，他们的故事也就成了现代神话，即边缘人的神话。

梅里美叙事手法高超，善于营造一种似真又幻、若无还有的神秘气氛，故事自始至终往往扑朔迷离，往往只有谜面而没有谜底。《伊勒的维纳斯》中新婚之夜的惨剧，读者即使看了新娘的证词，仍难断定新郎就是被维纳斯雕像给勒死的。至于《阴错阳差》，朱莉的悲剧虽然同神话搭不上边，而且唯有这个中篇故事发生在巴黎社交界。但是毋庸置疑，人总有一种可悲的、甚至是可笑而愚蠢的倾向，往往在误会的沙滩上，建起自己感情的神话殿堂。

走进梅里美神奇的小说世界，应当怀着欣赏时装表演的心情，或者怀着参观博物馆的心态，来阅读他这些神话般的故事。走在博物馆里，就不会担心美神的雕像忽然走下基座来掐人脖子；同样，我们也不会想象马铁奥忽然离开化外之境的科西嘉岛，跑到巴黎的街头，在艾菲尔铁塔下枪杀他的儿子。称马铁奥为好汉，硬汉，铁汉都可以，但是不要把他的行为（其他人物的行为亦然）同社会意义联系起来，说什么“大义灭亲”，或者“舍子取义”，他很可能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和生存状态。

这里还要讲两句有关译名的问题。译名不同，由来已久，不同的译者各有偏好，尤其还有译自英语的名称来捣乱，往往把读者搞晕了。

《嘉尔曼》这个名字就不错，从法文音译过来，但是恐怕许多读者不知道它就是《卡门》。“卡门”之名来自歌剧，译者大概不是学法语的。这个名字用在一个美丽的吉卜赛女郎身上，尽管并不怎么雅观，但是流传既广，为读者计，这个译本只好舍高就低，沿用“卡门”了。至于《高龙芭》还是《科隆芭》，《马铁奥·法尔科恩》还是《马特奥·法尔戈内》，都近似音译，则并不以词言义。至于《阴错阳差》，又译《错中错》、《双重误会》，也都取义相近。这里简略交代一下本书的篇名与别名，以免译者和读者发生双重误会。

2005 年 7 月
于北京花园村

目 录

边缘的神话 / 1

马铁奥·法尔科恩 / 1

伊勒的维纳斯 / 11

查理十一世的幻视 / 35

勇夺棱堡 / 41

菲德里哥 / 45

高龙芭 / 53

塔曼戈 / 155

卡门 / 169

阴错阳差 / 215

炼狱中的灵魂 / 263

卢克莱齐亚夫人街 / 307

蓝色房间 / 325

名家评论 / 337

梅里美生平和创作年表 / 339

马铁奥·法尔科恩

出韦基奥港西北方向去本岛的腹地，行客会发现地势陡然升高，山路蜿蜒崎岖，时有乱石阻塞，沟壑隔断，走上三个钟头，便来到一大片丛林的边缘。这片丛林正是科西嘉牧羊人和强盗的家园。要知道，科西嘉农民往往放火烧荒，烧毁一片树林，田地就省得施肥了。哪怕火势蔓延也在所不惜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一个好收成完全有把握，树木烧成灰肥沃了土地，只要撒下种子就行了。收获时也只割麦穗，不去费那劲割麦秸。地里的树根烧不死，来年开春又发出嫩枝，密密麻麻，用不了几年，就长到七八尺高，形成茂密的矮树林，这便是丛林。各种树木和灌木混杂疯长，纠缠在一起，枝繁叶茂，密不透风，连野羊都钻不进去，而人只有抡起斧头，才能打开一条通道。

你若是杀了人，那就躲进韦基奥的丛林去吧，带上一支好枪，备足火药和子弹，你就可以安心地在那里生活。也别忘记带一件连着风帽的褐色斗篷，睡觉时可以当铺盖。牧羊人自会给你鲜奶、奶酪和栗子吃。除非要补充弹药，你不得不进趟城，此外就根本不用怕法庭或死者家属的追查了。

一八××年我在科西嘉逗留期间，马铁奥·法尔科恩就住在离这片丛林半法里^①远的地方。在当地他算得上富裕，日子过得非常自在。也就是说什么也不用干，靠羊群的产品生活，只需雇些游牧的人替他赶羊群上山，到处放牧就行了。我见到他时，我要讲述的事件已经发生两年了。看上去他顶多不过五十来岁，你不妨想象一下，那是个敦实健壮汉子，一头卷发黑如墨玉，鹰钩鼻子。薄薄的嘴唇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肌肤的颜色就跟皮靴衬里一样。他的枪法极准，就在这好枪手比比皆是的地方，他也是超群出众的。譬如说打野羊，马铁奥向来不用霰弹，在一百二十步开外，他能一枪命中，瞄头打头，瞄肩打肩。他夜晚摆弄枪，也同白天一样得心应手。他这种神奇的枪法，我听人介绍过，而没有到过科西嘉的人恐难相信。据说点燃一根蜡烛，放到八十步远的一张餐盘大小的透明纸后面，他举枪瞄准，待人吹灭蜡烛一分钟之后，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开枪，四发也有三发射穿那张纸。

^① 1 法里约合 4 公里。

马铁奥·法尔科恩有这样超人的本领，自然名气特别大。据说他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，也可能成为你的危险敌人：他为人倒是热心肠，乐善好施，在韦基奥港一带，同所有人都能和睦相处。不过，据说他在科尔特城讨老婆的时候，手段就非常凌厉，结果了一个在战场上和情场上的劲敌：那人正对着挂在窗上的镜子刮胡子，突然被一颗飞弹击毙，这一枪，人们总算在马铁奥的账上。这件事平息之后，马铁奥结婚了。他妻子吉玉色帕头三胎给他生的都是女儿（气得他发疯），最后才算生了个儿子，取名福图纳托：这是全家的希望，唯一的香火继承人。几个女儿都找了个好人家：万一有事，父亲可以指望几个女婿的匕首和火枪。儿子刚到十岁，但已经看出是棵好苗子。

且说秋季的一天，马铁奥一清早就同妻子出门，去丛林的一片空地瞧瞧自家的一群羊。小福图纳托也要跟去，但是路途太远，再说，也总得留个人看家，父亲没有答应：下面会看到，他不带儿子去该不该后悔。

父亲走了有几个钟头了，小福图纳托安安静静地躺着晒太阳，望着一座座青山，心里盘算星期天要进城，到叔父“伍长”^①家吃饭的事儿，他的冥想猛然被一声枪响打断。他站起来，转向传来枪声的那片平川。接着又有几声枪响，间隔时间长短不一，但是越来越近。在平川通向马铁奥家的小道上，终于出现一条汉子，他头戴山区人戴的尖顶帽，满脸胡须，浑身衣衫褴褛，拄着长枪，吃力地迈着步子——他的大腿刚刚挨了一枪。

此人是个“强盗”^②，他夜间进城去买火药，路上中了科西嘉轻步兵^③的埋伏。他经过顽强抵抗，终于脱身撤离，但士兵紧追不舍，他便从一块岩石到另一块岩石阻击。然而，他没有把追兵落下多远，自己又受了伤，逃不到丛林就要被追上。

他走到福图纳托面前，问道：

“你是马铁奥·法尔科恩的儿子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是吉亚内托·桑皮埃罗。黄领子^④追来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把我

① 伍长：从前，科西嘉乡镇暴动反抗封建领主时推举的头领，称伍长。如今，一个人因为财产、姻亲关系或拥护者，在村镇有影响或者实际掌握行政权力，有时仍称伍长。科西嘉人按旧习惯分五等，即乡绅（有的是显贵，有的是地主）、伍长、公民、贫民和外地人。——作者原注

② 强盗一词在此处是“逃亡者”的同义词。——作者原注

③ 由政府招募的一支部队，协助警察维持治安。——作者原注

④ 轻步兵当时穿黄领的棕褐色军装。——作者原注

藏起来。”

“我没有经过爸爸同意就把你藏起来，他会怎么说呢？”

“他会说你干得好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

“快藏起我，他们来了。”

“等我爸爸回来再说吧。”

“让我等着？真该死！再有五分钟他们就赶到了。好了，藏起我，要不我就宰了你。”

福图纳托极为镇定地回答：

“你枪里没子弹了，皮带^①里也没有弹药了。”

“我还有匕首呢？”

“可你跑得有我快吗？”

他一下子就跳开了。

“你不是马铁奥的儿子！你就眼看着我在你家门口被抓走吗？”

孩子似乎动心了。

“我把你藏起来，你给我什么？”他又凑到跟前问道。

“强盗”伸手摸摸挂在腰带上的皮袋，掏出一枚五法郎的硬币，这无疑是他留着买火药用的。福图纳托一见银币，就眉开眼笑，他一把抓过来，对吉亚内托说：

“一点儿也不用担心。”

他走到住宅旁边的干草垛，立刻扒出一个洞，等吉亚内托钻进去缩成一团，孩子再把洞填死，既留点儿空气呼吸，又不会让人看出里边藏了人。他还想出个鬼点子，去抱来猫妈妈和几个猫崽儿，放到草垛上，好让人相信刚才没人动过草垛。继而，他又发现靠近家的小道上有几处血迹，就仔细地用尘土盖住，全布置妥当，他这才若无其事，重又躺下晒太阳。

几分钟之后，六名身穿棕褐色黄领军服的士兵，由一名军士带领，来到马铁奥家门前。这名军士还同马铁奥家沾点亲（众所周知，在科西嘉论亲要比别的地方论得远），他名叫蒂奥多罗·冈巴，是个干事卖力的家伙，强盗都惧他几分，有好几个已经被他逮住。

“你好哇，大侄子，”他走上前对福图纳托说道，“你长这么高啦！刚才你瞧见有人经过吗？”

“噯！我还没有长到你这么高呢，小叔。”孩子傻里傻气地答道。

① 这类皮带可代替弹药袋和钱袋。——作者原注

“将来就有我这么高了。哎，告诉我，你没看见有个人过去吗？”

“问我看没看见有个人经过？”

“对，一个戴黑丝绒尖顶帽、穿红黄两色条纹短外套的男人，你见到了吗？”

“一个戴黑丝绒尖顶帽、穿红黄两色绣条短外套的男人？”

“对，快点儿回答，别重复我问的话。”

“今天早晨，本堂神甫先生骑着他的马皮埃罗，打我们家门口经过，他问我爸爸身体好吗，我回答说……”

“嘿！小鬼头，你跟我耍什么花样儿？快点儿告诉我，吉亚内托跑哪儿去啦，我们就是在追他呢，我可以肯定，他走了这条道儿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

“谁知道？我就知道你看见他了。”

“睡觉的时候，还能看见过路的人吗？”

“你没有睡觉，小懒蛋，枪声早把你惊醒了。”

“你还真以为你们的枪声那么响吗，小叔？我爸爸的大枪可响得多。”

“见你的鬼去吧，该死的坏小子！没错，你见到了吉亚内托。也许就是你给藏起来了。喂，伙计们，进屋里去，瞧瞧我们追的人在不在里面。那浑蛋只有一条好腿了，他不会那么糊涂，一瘸一拐往丛林赶。况且，血迹到这儿就没了。”

“爸爸会怎么说呢？”福图纳托嘿嘿冷笑，问道，“有人趁他出门，就闯进他家里，他知道了会怎么说呢？”

“小无赖！”冈巴军士揪住孩子的耳朵，说道，“我只要吭一声，就能让你变变腔调，你知道吗？用刀背抽你二十下，也许你就说了。”

福图纳托一直在冷笑。

“我爸爸是马铁奥·法尔科恩！”他用夸张的口气说道。

“小鬼头，我可以把你带到科尔特或者巴勒蒂亚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说出吉亚内托·桑皮埃罗在哪儿，我就把你关进地牢，让你戴上脚镣睡草铺，把你送上断头台。”

孩子听了如此荒唐可笑的恐吓，不禁咯咯大笑。他又说了一遍：

“我爸爸是马铁奥·法尔科恩。”

“军士，”一名士兵低声说道，“咱们不要跟马铁奥闹翻了。”

冈巴显然十分尴尬，他小声同察看过整个住宅的士兵商量。搜查花不了多大工夫，利西嘉人的住宅，不过是一间四方小屋而已，家具也只有桌子、凳子、木箱，以及猎具和生活用具。这时，小福图纳托抚摩着他的那只大猫，仿佛在幸灾乐祸，看为难的士兵和那叔叔的热闹。

一名士兵走到草垛跟前，他看了看母猫，漫不经心地往草垛里捅了一刺刀，随即耸了耸肩膀，似乎觉得自己这样疑神疑鬼未免可笑。一点儿动静也没有，而孩子的脸上也丝毫不动声色。

军士和他的小队垂头丧气，已经认真地望了望平川，好像要原路返回了。这时，小队长已确信，恐吓马铁奥的儿子，不会产生一点儿作用，就想最后试一试，套近乎和给好处有没有效力。

“大侄子，”他说道，“我觉得你这孩子还真机灵！将来肯定有出息。可是，你却跟我捣蛋。若不是怕惹我那堂兄马铁奥伤心，我不把你带走才见鬼呢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等我堂兄回来，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他，他一定会惩罚你说谎，用鞭子抽得你流血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等着瞧吧……喏，你听着……要当个诚实的孩子，我就送给你一样东西。”

“小叔啊，我倒要劝你一句：你们再这样耽误工夫，那个吉亚内托可就要钻进林子了，再要去那里抓他，就得好几个有你这样胆量的人。”

军士从兜里掏出一只银怀表，足以值十埃居，他见小福图纳托瞧着表眼睛一亮，便拿着挂在钢链上的银表，对孩子说道：

“小滑头！你很想有这样一只表，挂在脖子上，到韦基奥港的大街上走走，像孔雀那样得意。如果有人问你：‘几点钟啦？’你就可以回答：‘瞧瞧我的表嘛。’”

“等我长大了，我那伍长叔叔会送给我一只表。”

“不错，可是，你叔叔的儿子早就有了一只……老实说，不如这一只漂亮……然而，他可比你年龄小啊。”

孩子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样，你想要这只表吗，大侄子？”

福图纳托侧目瞟着那只表，犹如一只猫盯着主人送到眼前的一整只烧鸡，只因感到是在逗它，才未敢伸爪子去抓，还不时移开目光，免得经不住诱惑，但总是舔着嘴唇，似乎在对主人说：“开这种玩笑也太残忍啦！”

军士冈巴递过表，倒显得诚意奉送。福图纳托没有伸手去接，只是苦笑一下，对他说道：

“你为什么要戏弄人呢？”

“我以上帝发誓，并不戏弄人！只要你告诉我，吉亚内托在哪儿，

这只表就是你的了。”

福图纳托不由得怀疑地微微一笑，他那对黑眼睛盯着军士的眼睛，要极力看出对方的话有几分可信。

“我若是不按照这个条件把表给你，”军士叫起来，“就让我丢掉这军衔！这些伙伴都是证人，说过的话我也不能改口。”

他这么说着，怀表也越送越近，几乎要触到孩子苍白的面颊。贪欲和待客的信义，在他灵魂深处所展开的搏斗，流露到他的脸上。他那袒露的胸脯剧烈地起伏，仿佛要憋死了。这工夫，那怀表一直在他眼前摇晃，旋转，几次擦到他的鼻尖。终于，他的右手渐渐抬起，伸向那只表，手指刚刚触到，整个儿怀表就沉甸甸地压在手上了，但是军士还没有放开表链那一端……表盘是天蓝色的……表壳新擦过……太阳一晃，它就像一团火……这诱惑太大了。

福图纳托又抬起左手，用拇指从肩头指了指他靠着的草垛。军士立刻会意，他放开表链。福图纳托感到表只属于他一人了，他像黄鹿一样，敏捷地站起身，离开草垛十来步远。士兵们马上动手翻草垛。

不一会儿就看见里面的草动起来，爬出一个手持匕首、浑身是血的汉子。他挣扎着要站起身，可是伤口的血凝固了，根本站不住，随即又跌倒了。军士扑上去，夺下他的匕首。他抵抗也没用，众人立刻将他捆个结实。

吉亚内托躺倒在地，浑身被绑得像一捆柴草，他的头转向又走到身边的福图纳托。

“免崽子！……”他骂了一句，声调透着愤怒，更含着蔑视。

孩子又把先前接受的银币扔给他，感到自己不该再拿人家的钱了。然而，那个逃亡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孩子的这一举动。他十分冷静地对军士说：

“我亲爱的冈巴，我走不了路了，你只好把我背进城了。”

“刚才你可跑得比鹿还快，”军士残忍地接口道，“不过你放心，把你逮住我太高兴了，就是背你走上一法里也不累。话是这么说，我的老伙计，我们这就用树枝和你的外衣给你做副担架，到了克雷斯波利农场，我们就能弄到马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被捕的人说道，“担架上再铺点儿干草，我躺着好受点儿。”

有些士兵忙着用栗树枝绑担架，有的则给吉亚内托包扎伤口，这工夫，马铁奥·法尔科恩和妻子突然出现了。他们正走到通向丛林的小道的拐弯处：妻子扛着一大袋栗子，压弯了腰，吃力地往前走，而丈夫则昂首阔步，手里拿杆枪，肩上还斜挎一支，须知一个男子汉只拿自己的

武器，背负别的东西是丢脸的事。

马铁奥一见有大兵，头一个念头就以为是来抓他的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呢？难道马铁奥同司法机构有什么过节吗？没有。他一向名声不错，正如人们所说，他是个“声望很高的人”。然而，他是科西嘉人，又是山里人，但凡科西嘉的山里人，仔细搜索一下记忆，总能想起动刀动枪之类的小过失。比起别人来，马铁奥倒是问心无愧，十多年来，他的枪口就没有对准什么人了。不过，他是个遇事谨慎的人，先进入戒备状态，一旦有事就能自卫。

“老婆，”他对吉玉色帕说道，“放下袋子，做好准备。”

妻子立刻照办。他怕斜挎在肩上的大枪碍事，便摘下来交给妻子，又给手中的枪上了子弹，便顺着路边一棵棵树，慢慢朝自己的家走去，一发现敌对的情况，就闪身躲到最粗大的树干后面还击。妻子紧跟在身后，拿着替换用的枪支和子弹袋。在战斗中，一个能干的妻子，就是可以给丈夫上子弹。

而另一方，军士见马铁奥枪口向前，手指扣着扳机，一步一步朝前走，心里就忐忑不安。

“万一马铁奥是吉亚内托的亲戚，”军士心中暗道，“或者他朋友，想要保护他，那么两支枪的子弹就会撂倒我们两个人，就像把信投进信筒那样准确无误，万一他不顾亲情，枪口瞄向我……”

他正自束手无策，忽然作出一个十分勇敢的决定：独自一人走向马铁奥，像老熟人那样打招呼，对他讲讲事情的经过。可是这一小段路，他走起来就觉得无比漫长。

“喂！嘿！我的老伙计，”他叫道，“你怎么样啊，我的朋友？是我呀，我是冈巴，你的表弟。”

马铁奥站住了，没有应声，但是他随着军士的话音，轻轻抬起枪口，待军士走到跟前，枪口已经朝天了。

“你好，大哥，”军士伸出手去，说道，“好久没有见面了。”

“你好，兄弟。”

“我顺道来向你和表嫂佩帕问个好。我们今天可跑了远路了，不过累点儿也不冤枉，总算抓到一个大家伙。我们刚刚逮住了吉亚内托·桑皮埃罗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！”吉玉色帕嚷道，“上周他还偷了我们一只奶羊呢。”

冈巴听了这话真高兴。

“可怜的家伙！”马铁奥说道，“他那是饿的。”

“这小子像狮子一样顽抗，”军士只好又说道，“他打死了我们的一名士兵，这还不算，他还打断了下士夏尔冬的胳膊。那倒没有多大关

系，下士不过是个法国人……后来，他藏了起来，鬼也休想发现他藏在哪儿。要是没有我这大侄子福图纳托，我绝不可能找到。”

“福图纳托！”马铁奥叫了一声。

“福图纳托！”吉玉色帕也跟着重复。

“对，吉亚内托那小子躲进那边的草垛里。可是，我的大侄子向我点破了他的鬼花招儿。因此，我要把这事儿告诉他那伍长叔叔，好让那位伍长奖赏给他一件好礼物。在写给代理检察长先生的报告中，我也要列上你们父子的名字。”

“该死！”马铁奥低声诅咒。

他们走到小队跟前。吉亚内托已经躺在担架上，等待被押走，他一瞧见马铁奥由冈巴陪伴走过来，便咧嘴怪笑一下，随即扭过头去，朝门槛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叛徒窝！”

只有不要命的人，才敢把“叛徒”的字眼安到法尔科恩的头上。这笔污辱账，一匕首下去就能清算，不必来第二下。然而，马铁奥只是抬手捂住额头，仿佛已经累垮的人那样。

福图纳托一见父亲回来，便进屋去了。不大工夫他又出来，手上端着一大碗奶，低垂着眼睛送到吉亚内托面前。

“滚开！”逃亡者冲他一声雷吼。

接着，吉亚内托转向一名士兵：

“伙计，给我点儿水喝。”他说道。

那名士兵将自己的水壶放到他手上，“强盗”接过刚才还同他交火的人的水喝下去。然后，他请求他们不要反绑他，把他双手捆在胸前。

“我喜欢舒服点儿躺着。”他说道。

士兵们赶紧满足他的请求，接着，军士发令动身，他向马铁奥道别，不见对方应声，便急速朝平川走去。

马铁奥过了有十分钟还不开口。孩子眼神惶恐，忽而看看母亲，忽而望望父亲。而父亲则拄着大枪，注视着他，那表情显然憋了一肚子火。

“你真是出手不凡啊！”马铁奥终于说话了，他语调平静，但是在了解他的人听来却很可怖。

“爸爸！”孩子叫了一声，眼里含着泪，上前就要跪下。

可是，马铁奥却喝道：“离我远点儿！”

孩子站住了，一动不动，在离父亲几步远的地方哭泣。

吉玉色帕走过来。她刚刚发现福图纳托衬衫里露出的表链。

“这表是谁给你的？”她严厉地问道。

“我那军士小叔。”